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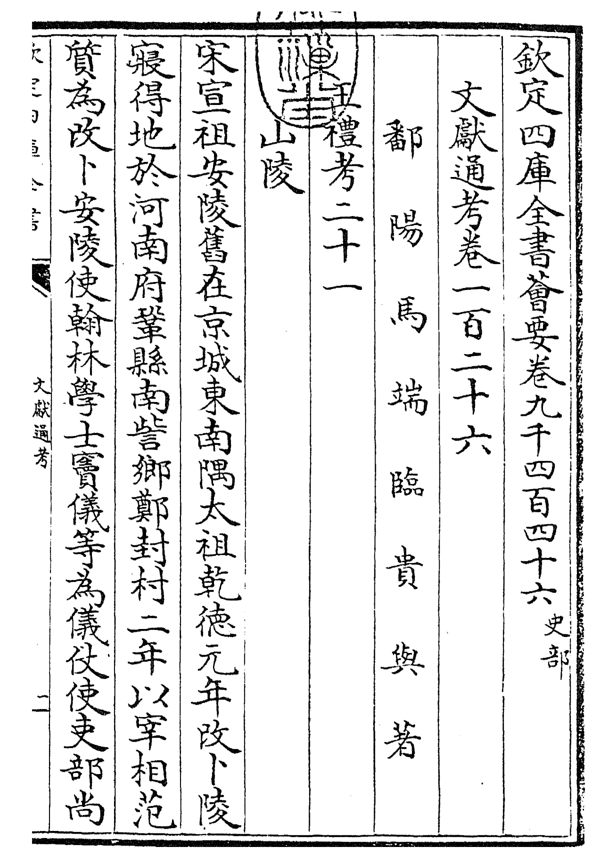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四十六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二十一

山陵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徳元年改卜陵寢得地於河南府鞏縣南訾鄉鄭封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等為儀仗使吏部尚

書張昭為鹵簿使皇弟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未幾質免相以開封尹代充改卜使兼總轄五使事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周回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有哀冊及文班官各撰挽歌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輴䰅𩦿蕤魂車香輿銘旌哀謚冊寶車方

相買道車白幰弩素信幡錢山輿黃白紙帳暖帳夏帳
千味臺盤衣輿拂纛明器輿漆梓宮夷衾儀槨素翣包
牲倉瓶五穀輿瓷甒瓦甒惡事詔曰特與少府同製凶
器又言進元宮有鐵帳覆梓宮籍以棱檲褥鐵盆鐵山
以燃漆燈宣祖衮冕昭憲花釵翬衣贈玉十二神當壙
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並望修製從之有
司言按儀禮改葬緦注云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
妻為夫也服緦者親尸柩不可無服緦三月而除之後

魏孝明帝改葬文昭皇太后崔光上言請至尊皇太子羣臣並服緦麻既葬而除漢戴德云改葬無祖奠蓋祖奠設於柩車之前以謂為行始謂之祖爾至改葬在墓已久告遷而已今請皇帝服緦麻皇親及文武臣護送靈駕者皆服緦麻既葬而除不設祖奠陵所行一虞之祭宣祖謚冊謚寶在廟室中合遷置陵内其元宮内贈玉鎮圭劒佩旒冕玉寳並以珉玉藥玉製綬以青錦諸親羣臣先為孝明皇后制服當服以會葬安陵中玉

圭劒佩玉寶等皆用于闐玉孝明孝惠陵內圭珉玉藥玉餘從其奏三月丙戌改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為鹵簿使啟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皇后孝惠皇后梓宮於幄殿癸卯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出城奉迎并辭皆哭四月乙卯掩元宮自發引至是皆廢朝禁京城音樂乾德四年九月命內人詣鞏縣安陵薦寒衣遂為定式（自是寒食亦往）其後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及后陵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國初安陵以太牢奉肉服本品祭服唐禮具本品國薄乘輅後寢奉御書祝版

逐陵復上起居表其儀祭日質明禮生引奉禮先升奉幣次卿詣褥位解劍脫履升奉幣跪奠訖再拜降復位次詣罍洗訖升詣神座前執爵奠酒俛伏興俟太祝讀文訖再拜降階佩劒納履復位禮生贊拜在位皆再拜詣焚版幣位東向俟焚火半退次詣諸陵奉行皆如儀後以卿闕分遣宗正寺太常禮官常參行故事

十月皇后王氏崩有司言孝明孝惠皇后謚冊按禮皇

后謚成於廟將來定謚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禮儀使扈蒙奏謚曰白虎通后夫人於何所謚以為於廟臣子共定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敬之而已又唐元和中順宗皇后王氏崩緣是憲宗之母禮官遂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之文又云古者皇后之謚則讀之於廟言受成於祖宗也今詳后夫人者有太后有皇后若其尊卑不同不異其制則夫典禮之訓有失厥中欲請凡母后之謚則定於廟而讀之受成於祖宗乃幼

不諫長之意也皇后之謚取天夫之義自君之命也可令請孝明皇后謚號俟百官議定制下後行冊之前命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座從之

開寶九年帝幸西京至鞏縣親謁安陵奠獻號慟久之左右皆泣下

會要漢儀乘輿謁陵太官上食太常薦樂舞如吉祭

國朝謁陵皆輟樂舉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

是年十月太祖崩卜葬以翰林學士杜彥圭為山陵按

行使齊王廷美為山陵使兼橋道頓遞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為之次年三月奉冊寶告於南郊讀於靈座前四月啟攢宮上與羣臣皆服如初喪朝晡臨易常服出宮城發引上親啟奠祖奠出詣明德門外行遣奠之禮讀哀冊又詣大升轝前哭盡哀再拜奉辭釋縗還宮靈駕發至都城外百官奉辭訖凶仗如安陵進增轀輬車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附宣祖永安陵乙未神主將至羣臣出

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啓攢前三日至奉安神主皆廢朝五月己卯祔廟亦廢朝仍禁京城音樂十月崩次年四月葬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元份為山陵使餘四使及按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慮山塗近隘車騎填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戸五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暮上食四時祭享十月丁酉靈駕發引以太宗好玩弓劒筆硯琴碁之屬

列於仗內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三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仗中有司言發引畢皇帝當改御吉服上不忍止以繚服還宮乙酉葬永熙陵甲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上服鞾袍步出殿門迎拜嗚咽流涕前導神主至殿階下羣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十一月祔廟上服鞾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閤門出乾元門外奉辭餘如永昌陵之儀三月崩十月葬

元德皇后李氏真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殯於普

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二年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祔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不須别建陵號從之

景德三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司天監言奉詔集衆官以諸家葬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年分未到宜用

閏九月二十三日權攢於壬地其修陵至丙年始吉詔
禮官詳定上奏曰伏以宗廟之儀享祀爲大若三年不
祭則闕孰甚焉再三詢問日官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
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況事繫園陵理務便宜令
參詳喪葬之議古有變禮合祔自乎姬旦始墓由乎晉
襄書之簡編亦無譏議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
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葬訖
王后之殯居宫以龍楯櫕木題湊蒙槨上四注如屋以

覆蓋畫塗之如今埋重如不欲入土則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存葬名所冀粗合經典便可行虞祭升祔神主祭享宗廟宰相請依禮官之議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凡百費用以官物充增修館驛以備行宫從臣百司儲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勑命州縣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廣役夫丁修治鄰近州府長吏不得擅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進奉為名科配起居表章附厩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飭州縣廨舍處之百司非有司事祗應不令扈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陵準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貞觀中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令請遂陵寢並周設黃麾仗又古之記事必書方冊方即今祝版也方則燔之冊則藏於其室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冊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受之今請酌中造竹冊四副

祝畢揔之又舊設百官位於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并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中並陪列於司馬門内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宫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今望令預先入赴寢殿立班又貞觀中皇帝至小次素服乗馬檢會今年正月内車駕朝拜明德攢宫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皇帝在大祥之内今既服除拜陵望止服淡黄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

儀注每至陵奏請行事及辭皇帝皆兩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安陵參辭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逐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珍饈庶品近禮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奠讀冊畢復詣寢宮上珍饈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徧告六室詔特服素白依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悉依所請十一月詔三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閤者及請王夫人之瑩

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祭焉

凡陪葬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祝版一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密邇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乗馬發行宫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於

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輿輦繖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冊祝有司奉事下宮備膳饈內臣執事用家人禮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夔王岐王恭孝太子鄭王安王周王諸墳

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拜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却之度昭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官祭一品墳皇親諸親冢

大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還時朝拜諸陵大畧如景德四年之禮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為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

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葬永定陵自啟攢至祔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

素貴横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唯唯而已允恭乃入奏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王曽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密奏之太后大驚乃誅允恭謂貶崖州司户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永安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

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

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景祐初滄洲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

十月令內司賔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

一員朝拜罷永定薦納之非禮者

四年減桓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戶永定五十戶

會聖宮十戶

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

十人修奉山陵學士王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近制惟詞臣撰議即降詔命頗違稱天之義欲稽典禮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庶僚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之遂為定制

十月甲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祔初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所歷郡縣

無科率煩民八月癸酉葬永厚陵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史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勿令徙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葬永泰陵

諸陵儀制治平四年永厚陵置使副使二增募奉先軍一指揮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者優買償之熙寧五年

建昭孝院奉永昭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文臣兩省武臣閤門使以上道陵下聽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宣祖至真宗章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二人其餘九陵則通遣郎中或清望官二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闕以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獨永定陵輪宗寺及太常禮院官一人春秋朝享因之檢察陵事以陵臺令陪位若非時祭則遣陞朝官其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應諸陵奉祀牙床什器各以柬闕

庭藏之元豐二年詔增陵園地為七十有五步以應生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鑿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兆域南地十頃有畸資官費而監護官循習以為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可不深加懲治其選强毅官劾治以聞初永熙陵之艮巽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有請乃命為隄於永厚陵及濮園之東行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珍寶玉為獸瘞之詔朝陵官非嘗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

其勿進湯特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陵臺令通治陵事隷太常寺仍專按視陵域或內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閱暴凉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自秦漢即陵為寢有事生之具今祠陵官具牲牢俎豆以祭服行禮而朝獻景靈宫純用時王之制陵寢義當一體其朝陵薦牙盤食獻官止以常服六陵下宫及會聖宫門各視廟社宫門立戟二十四皆從之復詔朝陵自今各遣

官太常寺輪長貳餘以宗室遥郡防禦使永安陵下宫之南令加舊地十步三尺仍視其制度增修厚陵其永昌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輙離陵所以擅去官守法論若宫人朝陵毋以伎樂迎送昭陵下宫帝后同幄薦獻安陵以合祔及昌熙定陵悉無諸后神像長至元正清明節帝后異宫酌獻上食皆不豫饗七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官定薦獻供奉式焉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應永安軍祖宗陵寢西京

應天禪院會聖宫影殿西墳可差西京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汝州守臣依此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棺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為他日還奉之便六月殯於越州會稽縣上亭鄉上許里謚曰昭慈獻烈攢宫方百步下宫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

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
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為泰寧寺虞主還溫州於溫州
行祔廟之禮
二年知紹興府張守言頃嘗備位政府今叨領藩符伏
覩昭慈獻烈皇后攢宫近在本府界望許臣攢宫朝謁
從之自是守臣皆從其請
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禮於行在法
惠寺設位行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六月宰臣張浚等詣南郊請謚廟號徽宗閏十月戶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冊之禮不行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而後祔廟仍于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未

置皇堂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命宰臣上陵名宰臣秦檜等請上陵名曰永固詔恭依

是年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大宗丞士㒟兵部侍郎張燾祗謁陵寢

二人至西京朝拜陵寢民夾道讙迎遂入栢城披荆履蘖隨宜葺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

不可忘此賊上為之顰然

時方庭實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先朝謁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流涕為上言之由是大忤秦檜

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内並無損動内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塈列損枳橘栢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

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減裂

十二年四月禮部太常等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至宜權設龍德宮以備安奉迎見梓宮皇帝及百官宜依永安陵改葬故事從之詔侍從臺諫禮官修奉陵寢或攢宮工部尚書莫將等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權攢故事修奉攢宮詔恭依八月車駕詣臨平鎮迎奉二梓宮九月發引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虜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為之行在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煒獻書於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斵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

有司預製袞冕輦衣以往至則納槨中不改斂

又曰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攢許之

議狀遠引明德而近捨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高宗遺誥亦稱攢迄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權攢也宰相秦檜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掩攢宮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悉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逐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

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道梓宫既葬
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永崇陵將
復土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胄焉
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十三年十月禮部太常等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諸
陵昭慈聖獻皇后攢宫永祐陵攢宫已差官行禮内諸
陵權於臨安府法恵寺設位望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
禮從之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永祐諸陵缺而未議望令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令逐宫預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淵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舉哀成服七月宰相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其餘並如

徽宗典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几筵殿遥上陵名曰永獻曁乾道中

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還奉且并歸靖康
梓宫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於鞏縣云
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於永祐陵攢宫詔兩攢宫禁地
内有遷士庶墳冢屋宇及收買士庶田産山林地段專
委守臣同檢察宫陵所攢置告諭先估實直倍數支還
取人户收領毋令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宫之地舊占百步去冬
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

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今皆為禁地而士庶丘墓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静陵域且有内將外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為攢宫不必挑去是故上貽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定臣遵奉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士庶墳冢元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攢宫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内乃云盡合挑移始有紛紛之論太史局

各守其說皆虛誕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築實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纍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

委守臣出榜偹坐宫陵制内所載曉諭民間如對界内舊墳有願遷出仰名保聞説經府自陳令廵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使之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范使就彼祈請卿以為如何可密奏來俊卿以為未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

成大行令學士院草國書以陵寢所在欲求河南地為辭成大將行秘書少監李燾等皆不以為然國子博士丘宗山輪對論其無益啟侮上不樂曰卿家祖先墳墓為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答曰臣但能許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還其國書云和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

當並發於行塗明年遣趙惟賀虜主生辰復附國書畧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旣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其後虜人徙葬欽宗於鞏原而荆襄諜報乃謂虜以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帥咸請增戍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遵遺誥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内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

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為名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攢殿籬圍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紹熙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阜詔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蓋攢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

皇后上賓因卜地權殯於會稽上皇村葢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側併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宗繼從其兆則廹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攢宮淺薄可為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孝宗將殯子直為樞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斂以上宮初期克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

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荆大聲已卜地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例神穴按深九尺行使趙德老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為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於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為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别求吉兆而內

廷左右以上久居喪次内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況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復上奏論臺史國音之說不可信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舊穴五寸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

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寛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竊見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國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冡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國姓論之必當

用離山坐南向北之地晦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阜攢陵於會稽子直請如

故事建陵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於赤山慈懿皇后則殯於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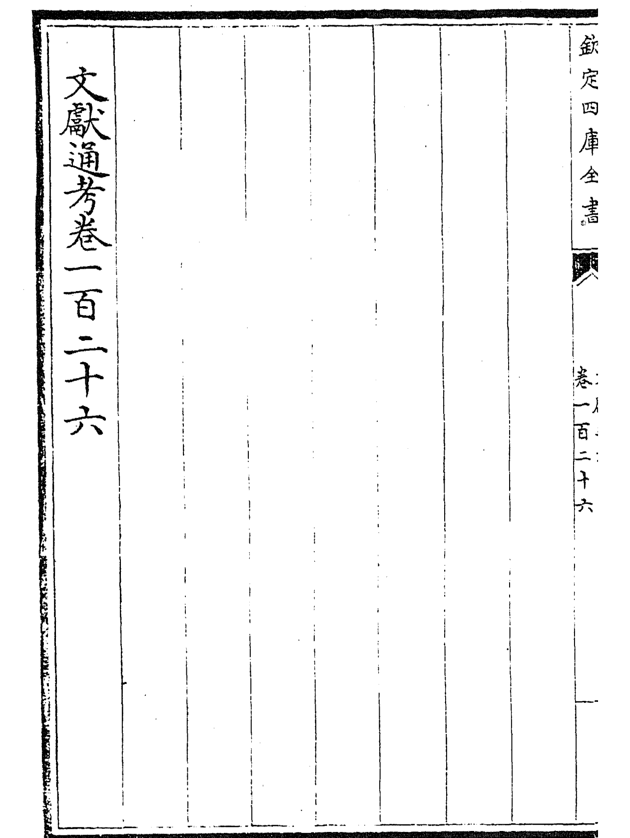
按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得大行太上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閒地段委是國音王氣聚秀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既而差官覆按從之

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於永阜陵正北祔殯

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别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有神靈既安並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册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册改殯所為攢宫典禮已備與章懿二后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

禮意卻無隆殺今來太皇太后上仙從葬阜陵依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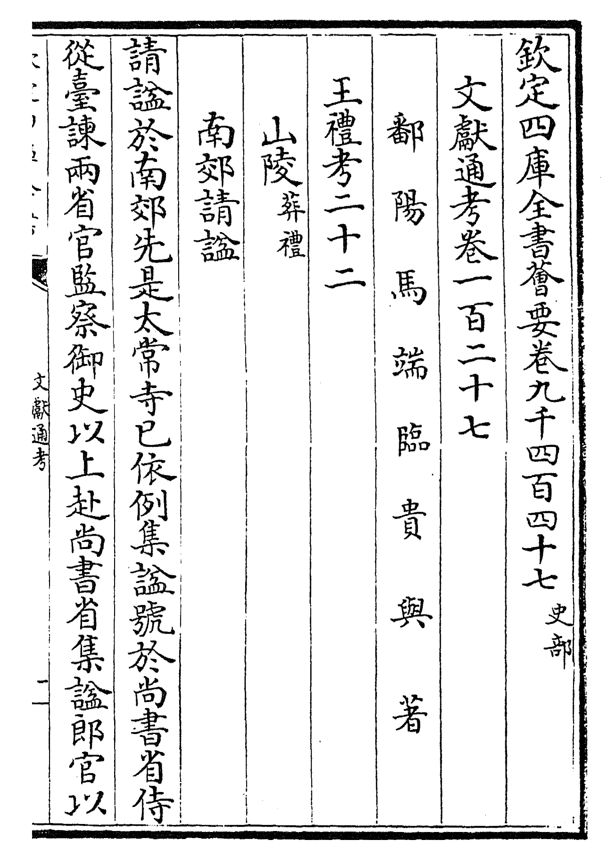
上件典故從之成穆孝宗正妃未登位薨成肅孝宗繼妃登位後立爲后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卷一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四十七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二十二

山陵葬禮

南郊請謚

請謚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已依例集謚號於尚書省侍從臺諫兩省官監察御史以上赴尚書省集謚郎官以

上書謚考功擬謚諮恭依謚號既定翰林學士撰謚議謚議既定攝太傅上謚議授進入内次日奉皇帝命上謚册寳於靈座前攝太傅以宰臣為之

南郊請謚儀注

其日文武百僚並赴南郊幕次各服其服行事官服祭服陪位官服常服吉帶有司設權置謚議匣案褥位於午階下稍西東向次設禮科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入詣午階下之南北向立次引奉禮郎太祝

太官令詣陪位班之前褥位北向立次引讀謚議官詣謚議案之後褥位立次引舉謚議官詣讀謚議官之後褥位立次禮直官引太傅詣階下稍東西向褥位立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升壇各就位立禮直官引太傅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執笏升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奉禮郎搢笏跪奉玉幣授太傅凡執事並搢笏執笏太傅受玉幣奠玉幣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執事已

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文太傅再拜降壇復位少
立禮直官再引太傅詣謚議幕權置位立舉謚議官跪
舉謚議匣興執事者先捧謚議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
當中置於褥位太傅搢笏捧謚議匣升壇至位跪奠謚
議置於案上執笏興少退立次讀謚議官詣謚議官後
立舉謚議官跪舉謚議讀謚議官跪讀謚議訖復位舉
謚議官奠謚議舉謚議匣興執事者先捧案降壇置於
褥位舉謚議官舉匣降壇太傅後從至權置位置定太

傳舉謚議官俱復位立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次考功郎官詣謚議權置位前立舉謚議官詣謚議案舉謚議以授考功郎官受之加於笏上退歸本班太傅率行事官詣望燎位有司取祝版幣帛升燎壇燎訖文武百僚退令書謚議官並歸次考功郎官以謚議付本部以俟書畢投進

皇太后謚則攝太尉率百官詣太廟告於祖宗

后謚告太廟儀注

前一日有司進入内中至日文武百僚徑赴告廟處奉
上冊寶太尉讀冊寶官舉冊寶官並入内於殿門外幕
次俟謚冊寶降出至殿門上太尉以下迎拜訖權退俟
謚冊寶入門於殿西階下東向權置位定冊北寶南太
尉以下權退歸幕次有司實設酒脯排辦訖御史臺閤
門分引文武百僚入就位禮直官引班首以下立定次
引太尉詣殿下東西向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立於庭
中北向西上立讀冊寶官舉冊寶官立於冊寶之後東

向以北為上立定禮直官賛拜賛者曰拜在位官皆再
拜訖先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入就位次禮直官引
太尉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執笏升階詣
僖祖室香案訖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奉禮郎西
向跪奉幣太尉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於茅奠爵執笏
俛伏興少立俟太祝東向搢笏跪讀祝文訖太尉再拜
訖次詣翼祖室次詣宣祖室次詣太祖室次詣太宗室
次詣真宗室次詣仁宗室次詣英宗室次詣神宗室次

詣哲宗室次詣恵恭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訖降階復位立禮直官引太尉詣冊櫂置位搢笏奉冊舉冊官搢笏舉冊至殿上當中褥位跪奠冊執笏興少退立舉冊官跪舉冊讀冊官搢笏跪讀冊文訖執笏興舉冊文訖執笏興舉冊官舉冊降階至櫂置位置冊後立次引太尉降階詣寶櫂置位搢笏奉寶舉寶官搢笏舉寶至殿上當中褥位跪奠寶執笏興少退立舉寶官跪舉寶讀寶官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舉寶官舉寶降階至櫂置

位置定於寶位後立太尉降階復位西向立禮直官贊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有司奉冊寶至幄文武百僚退太尉以下詣望瘞位立定有司瘞幣帛祝版訖各宿冊寶幄之側據紹興元年隆祐太后儀注餘依此

諡冊諡寶

攝太傅既率百官請諡進諡議入内訖次日候内降出諡冊諡寶官次日率百官上於靈座前攝太傅係上冊寶官又詔宰執一員奉冊寶不攝一員讀冊文攝中書令一員讀寶

文攝侍中又差舉冊官舉玉官以郎中等官為之皇帝謚寶用玉一紐以執政篆寶文如高宗謚寶則以聖武文憲孝皇帝之寶字為文餘並倣此皇后謚寶曾垂簾者用玉不曾垂簾者用金

上謚冊寶於靈座前儀注

前一日上謚冊寶太傅等官並常服黑帶去魚詣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祗應人禮部職掌及儀衛親從官等並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進請謚冊寶內侍官請降謚冊寶將出次引奉謚冊官奉謚寶官於內侍處受

冊寶於殿門上幄次權置定次禮直官贊者引太傅以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雨或泥濘免拜權退側身立俟有司奉迎儀衛進行太傅以下從至幄次權安奉訖太傅以下退歸本司宿齋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設權置冊寶褥位於殿下東向次奉謚冊寶入太傅以下行禮官並後從至殿階下東向權置位冊北寶南太傅以下權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裏外隨地之宜立班定

次禮直官引讀册中書令讀寳侍中詣册寳之後褥位
立次引舉寳官於讀册中書令讀寳侍中之後立次引
奉謚册寳官詣册寳案之東南向立次引奉上謚册寳
太傅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
官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跪
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
再引太傅詣殿下褥位北向俛伏跪奏稱太傅臣某言
奉詔謹奉上大行皇帝謚册寳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奉

謚冊官詣冊案前立次舉冊官詣冊案搢笏跪舉冊匣興凡舉冊寳皆禮部職掌助舉 職掌先捧冊案升殿詣殿上香案前置於褥北向次奉謚冊官搢笏奉謚冊以引太傅詣冊匣之後搢笏興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舉冊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冊中書令升殿詣冊案之後北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冊讀冊中書令搢笏跪讀冊訖執笏興降復位舉冊官奠冊舉冊匣興職掌先捧冊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冊官舉冊匣跪置於案上舉冊官執笏

興降復位初讀册官讀册將畢次引奉册寶官詣寶案
前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盝興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上
香案前置於褥位北向次奉謚寶官搢笏奉寶盝次引
太傅降階於寶盝之後搢笏次奉謚寶官以寶盝授太
傅太傅受訖奉謚寶官執笏退復位立次舉寶官舉行
太傅升殿至褥位北向跪奠寶盝於案上太傅執笏興
少退稍西褥位東向立次舉寶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
寶侍中升殿詣寶案之後北向立舉寶搢笏跪舉寶次

讀寶侍中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降復位立舉寶官奠
寶舉寶盝興職掌先捧寶案於殿上稍東褥位置定舉
寶官舉寶盝跪於案上舉寶執笏興降復位立次引太
傅降復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
拜如值雨泥濘隨宜於殿裏外并廊上鑾那立班次移班稍東進名班首出班
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謚冊寶於本殿安奉令本殿官
交割權行收掌至發引日降出付禮部陳列奉上謚冊
寶合用擡舉謚冊寶輦官二十四人人員節級二人執

擎治冊寶法物天武官二十二人人員一人儀衛皇城司親事二十人人員一人令御輦院殿前司皇城司衛仗司依數差撥照應又俟發引日於梓宮前儀衛司排列擡擎依此追謚寶冊於攢宮

啓攢

前三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其日俟總護使先差執政一員為之行啓攢禮畢奏還梓宮還殿安奉訖行事陪位官並服初喪服內不曾製孝服者常服黑帶就位立班皇帝服初喪之服詣帳即御座簾降引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

啓攢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帝詣香案前北向立奏請皇帝三上香跪内侍進茶酒奏請皇帝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訖奏請哭再拜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前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自是百僚並服初喪服朝一臨臨退不易服至發引奉辭

靈駕畢易常服黒帶自啓攢後未祔廟前臨安府内外禁樂諸路准此

發引

三日前差官奏告用大昇轝并龍輴一副先下文思院製造總護使一員執政為之橋道頓遞使一員侍從為之主管梓宮前并回程應干事務一員内侍為之並先差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檢會故事差攝太傅持節導梓宮題册寶監鑠元宮太常少卿執翣者障梓宮攝司徒率梓宮官升大昇轝及引梓宮即元宮又攝

司空復土九錘監察御史監鑠元宮少府監進龍輴將
作監捧梓宮登龍輴兼鑠元宮宗正卿充九虞及掩元
宮饗官差題虞主官并題神主官殿前司依例差彈壓
將官一員甲軍一百人用鹵簿儀仗依例權以儀衛服
青紫褐衫執持儀物充代主管禁衛所先相度差撥其
沿路引導宿頓排設用警場鼓吹挽歌依例係總護使
同橋道頓遞使前二日都大主管官禮部太常寺先就
貢院按閱一警場合用金鉦一十二人鼓手六十人鳴角六十人逐色教頭共五人武嚴教頭三人

管轄人員二人部押使臣一人一鼓吹合用鼓吹令丞職掌府典史引樂官共一十人歌色一十六人篳篥色三十六人笛色三十六人簫八人大鼓一十六人節鼓一人金鉦四人擡擧人兵共一十人一挽歌合用押教一人執色四十八人挽詞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二十首文臣職事官各二首導引歌詞學士院撰前一日先於太常寺教習其排設鼓吹警場及擡擧節級軍兵借差殿前步軍司人并太常寺所差人吏職級樂正條給

興二十九年例借請本身請給一月候四日依條除豁　是日行啓奠祖奠遣奠禮

攝太傅後從皇帝行禮又差攝侍中少傅等官所有祭器用牙牀三張並先下文思院製造陪位行事官外餘文武百官並免立班於城外奉辭靈駕其哀謚冊寶於梓宮前禁

衛內排列沿路排祭依例壓祭絹內宰相使相各五十疋侍從臺諫各三十疋管軍知省知閤御帶御藥門司直殿等各二十疋六曹郎官寺監卿少等各一十疋淳熙十四年例其經過州縣合行排祭不係經過州縣並免至攢宮前一日差官奏告紹熙五年閏十月七日橋道頓遞使司言將來梓宮發引渡江依舊例梓宮前後官司除內人船外並於前兩日渡江庶得整肅不致諠譁從之十日御史臺又言勘會梓宮發引日百官出城奉辭合

設文臣路祭一座乞依例應臣選人並照本身料錢每三十貫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候畢如有支不盡錢繳納左藏庫從之大行皇后喪免設祭十一月十四日詔靈駕發引其排立禁衛諸班直親從等子并殿前司擺𢇁經由道路坊巷官兵折食錢依淳熙十五年例令户部日下特與倍支

啓奠

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太傅宰執總護使皇親侍中前

導官及應陪位官外餘文武官並免立班徑赴城外候靈駕奉辭合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縗至御幄即座（侍衛之官各服初喪之服）簾降太史局報時前三刻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啓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内侍官奉盤匜帨巾酒爵以進奏請去杖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導皇帝詣靈座前太傅後從（凡升降及祖奠遣奠禮皆太傅後從）奏請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

西向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俯伏興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文訖奏請哭再拜皇帝哭再拜在位者皆哭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靈駕少駐俟權置定輦官等並權退如有皇太后即服縗服先詣梓宫前舉哭行燒香禮俟皇太后燒香禮畢然後有司設牙牀行啓奠禮有皇太子同太傅等官立班

祖奠

俟啓奠既徹後有司設牙牀禮饌應行事陪位官詣殿下北向立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祖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奏請拜舉哭行禮並如舉奠之儀訖前導皇帝於稍東褥位西向立太傅宰執前導官總護使司官屬權退次引皇親南詣几筵殿門外以俟前導後從立班班官於殿下稍東有皇太子則引皇太子升殿詣皇帝褥位之東西向立總護使升殿於皇太子之後西向立禮直官引侍中奏請靈駕進發如行啓奠之禮少府監帥其屬進龍輴於殿下

輦官等升捧梓宮太傅持節導梓宮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節翣者分左右障梓宮初梓宮降殿靈駕前奏請梓宮升龍輴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輴挽士奉引至門外侍中奏請靈駕權駐升太昇轝皇帝歸幄簾降陪位少退前導官立於御幄前如有皇太后即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奉辭還宮

遣奠

侯少傅率梓宮官係將作監奉梓宮升太昇轝訖有司設哀

冊牙牀牲牢禮饌次引讀冊舉冊官進幣爵酒官各隨地之宜立酌酒官於酒罇之後立陪位官皆立如祖奠之儀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遣奠之儀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太昇轝之前褥位立奏請拜舉哭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上香進幣爵酒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俯伏興皆如啓奠之儀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哀冊官跪讀哀冊訖奏請哭拜如上儀皇帝權歸幄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靈駕進發有司率僧道儀衛法

物等前引靈駕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舉哭執緋繩俟大
昇轝進發内侍官割繩前導官導皇帝歸幄哭止簾降
前導官退皇帝釋縗服服折上巾白袍黒銀帶以俟還
内管及應奉官就太昇轝前奉辭易常服黒帶從駕總
護使頓遞使都太主管官於皇帝幄次朝辭餘行事官
免又其餘文武百官城外奉辭靈駕訖進名奉慰
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明德皇后故事行
遣奠禮讀哀冊奉辭訖皇帝吉服還内縗服並焚之係大

行太皇太后發引（之日檢會故事）

大行皇后啓攢發引

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鞓犀帶絲鞋親行祭奠燒香之禮致欽（不拜）陪位立班臣僚並吉服入易帶立班於啓攢行禮時一臨而止自餘發引前夜祭告并啓奠祖奠遣奠行禮陪位官（陪位官以親王總護使南班宗室本宅親屬）及會葬從梓宮臣僚並服初喪之服至攢宮掩攢奉辭訖易常服退所有縗服候禮畢毀棄（自啓攢之日至發引前後殿不視事）其發引啓奠祖奠並

係總護使行禮俟梓宮發引升龍轝至和寧門降龍輴升大昇轝皇帝親行遣奠之禮讀哀册皇帝致欽不拜及梓宮進發百官常服黒帶奉辭於城外訖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行

慶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和殿宰執進呈大行皇后發引訖免臣僚路祭上曰此乃文具不須得止奉辭足矣十二月二日詔大行皇后梓宮將来發引可出麗正東偏門又詔梓宮發引攝侍中奉梓宮升降進發權

駐差吏部侍郎費士寅攝太傅持節導梓宮監掩攢宮差總護使吴環攝太傅帥奉梓宫官奉升大昇轝又引梓宫并攝少保差太常少卿俞豐係恭淑皇后故事餘傚此

掩攢

掩攢并神主祔廟用虞主一神主一大匱二小匱二腰轝二汲水鐵浴桶二索全矮香案二紫羅衣子全白羅拭巾二長八尺小尺筆硯墨一副白羅巾二各長八尺小尺皇后用青羅巾二襯藉神主虞主紫羅褥子二浴斛趺座二錦褥子全曲几二衣子全

油絹帕二各三幅罩圓羅夾帕二各三幅大行皇帝用并黄羅皇后用紅羅祏室法物等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攢宮內安設用黝三匹纁二疋下左藏庫支供選堪好物帛贈玉一段玄黝纁贈玉匣牀及帕鑰匙全下文思院製造監掩攢宮差攝太傅併差監察御使復土九鍤差攝太保以侍從等官為之其日俟大昇輿詣宮侍中詣大昇輿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靈駕降轝升龍輴詣獻殿奏訖俛伏興有司捧梓宮升龍輴入詣獻殿上訖俟掩攢日時前行遷奠禮有司於梓宮前陳設祭器實設禮料畢先引陪位官並立定

次引奉禮郎已下入就位立定次行禮總護使詣殿梓
宮前立贊者曰躬拜總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舉哭
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人就位立定次引行禮總
護使詣盥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詣酒罇所跪執爵侯
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跪上香奉禮郎奉幣行禮總
護使再拜舉哭在位官皆舉哭總護使復位又再拜在
位官再拜訖哭止次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奉禮郎太
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訖退俟掩攢時至引

侍中詣梓宫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靈駕赴攢宫奏訖俛伏興有司捧遷梓宫少傅引梓宫即攢宫畢權退俟梓宫進皇堂訖次引將作監掩攢宫太傅監察御史並監掩攢宫次引少保復土九鍤俟掩攢宫將畢内謁者浴虞主訖以羅巾拭訖引内謁者詣攢宫俛伏跪奏稱内謁者臣某言請神靈上虞主奏訖俛伏興扶侍夾侍啓匱覆訖捧腰輿内侍捧遷虞主升腰輿至獻殿上南向權置定次引内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

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內侍捧虞主即
座訖權退俟掩攢官訖次詣虞主前行虞祭禮是日百
官進名奉慰總護使率應在攢宮官奏表奉慰
淳熙十五年三月十有八日右丞相周必大等言檢照
故事山陵五使係隨神主還京徽宗攢之時緣紹興七
年先已立虞祔廟總護使所以徑赴行在至後來顯仁
皇后掩攢誤用變禮今來神主在塗事體不同臣等欲
參酌典故導從渡江餘行事官自依已降指揮先回從

之

虞主神主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朱震充題神主虞主官按後漢禮儀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儀注虞祭之禮止言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祔廟之禮則曰享前一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則是唐制惟題栗主亦

不題虞主也宋朝仁宗皇帝上僊呂夏卿奏請虞主不題謚詔兩制及待制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奏乞如夏卿所奏從之令欲乞依漢唐及仁宗山陵故事虞主更不題謚俟祔廟前期一日恭依勅命書題神主詔恭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常寺又言顯仁皇后將來掩攢宮合行九虞祭依禮例掩攢宮畢行第一虞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虞並係在路合於宿頓宗正卿行禮其第六虞在京日係在瓊林苑令

欲乞渡江訖令宗正卿行禮禮畢迎虞主入慈寧宫奉安皇帝服袍履導於慈寧宫門外有司奉安訖皇帝行安神之禮其第七第八第九虞依典故皇帝行禮百官陪位或差有司侍祠則百官便不陪位詔恭依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按通典神主之制有匱有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齊令太廟祖宗帝后主之匱有蓋無底雖於祏室牙牀各設趺座然祭享遷奉之時惟匱蓋以覆神主在中不免欹側動揺

有乖嚴奉豈渡江之後失其舊制邪茲者恭文顯德仁
孝皇帝神主虞主之匱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漆造
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於禮制兼亦便於遷奉詔
依

第一虞至第六虞祭

太常卿既行掩攢宮之禮並如遷奠之儀惟不用陪位
官掩攢之後總護使以下並易常服黑帶

奉迎虞主

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常鼓吹一百三十人下兵部太常寺差撥及神主祔廟日同山陵等使並隨還京文武百僚合出城奉迎虞主官並常服黒帶其日威儀僧道儀衛親從等並詣櫂安虞主幄次前排立禮直官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以下詣虞主幄前褥位立班定禮直官贊躬拜禮儀使拜在位官皆再拜次引禮儀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執笏降復

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宮升詣殿幄分立定禮直官引内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内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俛虞主進行至宮門外禮儀使以下並權退以俟皇帝行奉迎之禮其僧道儀衛親從等止於宮門外退虞主將至皇帝自内服履袍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於幄前俟虞主將至殿前扶持夾侍捧腰輿入殿禮直官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奉迎虞主行安神之禮

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門
内奉迎虞主升殿至殿上權駐前導官導皇帝於殿上
稍東褥位少立次引内謁者詣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
稱内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權安奉奏訖俛伏
興退内侍扶捧虞主升座啓匱於後以巾覆之訖少退
前導官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
訖前導官導皇帝升殿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上香
再上香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降

階復位西向立俟内侍啓巾捧置覆虞主訖前導官導
皇帝歸虞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
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官
導皇帝還内百官進名奉慰次宗正卿以酒脯行安神
禮如有太皇太后皇太后俟内侍奉虞主升座後前導
官導皇帝權歸御幄次提舉官奏請太皇太后皇太后
詣虞主前北向立内侍官啓置於後以羅巾覆之訖少
退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訖退

淳熈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虞主祭乃吉禮合用靴袍

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黒帶布袍可也

第七至第九虞祭

並皇帝親行禮間日而祭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醴饌

行禮前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先引文武百官詣几筵殿

裏外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

爵酒官詣殿上西向立酌酒官於殿上酒罇之後北向

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前立定皇帝

入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俯伏
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俯伏
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
立内侍啓虞主匱於後以羅巾覆之訖奏請皇帝再拜
在位官皆再拜以内侍進盥匜沃内侍奏請皇帝帨手
内侍進爵又奏請皇帝洗爵内侍進巾又奏請皇帝拭
爵訖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
幣爵酒官搢笏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

奠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訖俛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搢笏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内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訖俛伏興退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九虞並如上儀第七第八第九虞祭禮例間日行禮九虞既畢以祔

廟前二日皇帝親行卒哭之禮如太史局所選祔廟日辰稍遠則合三日一虞九日行九虞禮畢以祔廟前二日卒哭

大行皇后掩攢後行禮

行第一虞虞主將回行第二虞禮畢奉迎几筵殿安奉

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畢次行第三虞第四虞第五虞第六虞第七虞第八虞第九虞並係太常卿行事逐日一祭祭禮畢次行卒哭祭次迎奉祔廟

卒哭

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
帝御幄簾降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太常當幄
前跪奏請皇帝行卒哭之祭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殿
上褥位西向立内侍啓虞主匱於後以白羅巾覆之皇太
后虞主覆以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内侍奉盤
匜帨手巾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前
導官前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
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皇帝受幣奠幣執爵酒三

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内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進名奉慰

大行皇后卒哭

係南班宗室正任行禮百官吉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

神主祔廟

用細仗二百人紹興十五年四月添作五百人差官奏告仍行享太廟

別廟禮差初獻亞獻官差侍從一員題祔廟神主神主祔廟合添一室先令兩浙運司計會太常寺修蓋又造室牌一面先進請御書修製畢

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

其日儀仗鼓吹僧道儀衛等於門外排立皇帝詣几筵殿前御幄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几筵殿上褥位西向立内侍啓虞主匱於後以白羅巾覆虞主訖皇太后虞主則

用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香案前
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
殿門外御幄簾降輦官擎腰輿詣几筵殿下置定内謁
者詣虞主前跪奏請虞主降座升輿進行奏訖内侍啓
羅巾以匱覆虞主扶持夾侍捧腰輿官奉虞主升腰輿
輦官擎輿進行虞主將至宫門御幄簾降前導官導皇
帝步導虞主進行至宫門前導官導皇帝詣褥位西向
立内謁者侍虞主前跪奏請虞主少駐扶侍夾侍輦官

以下並權退有司陳香案等前導官導皇帝詣香案前北向奏皇帝再拜又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輦官擎虞主腰輿進行儀仗鼓吹威儀僧道儀衛前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後從詣太廟皇帝還内

大行皇后祔廟

其日以鼓吹金吾仗及本殿儀衛從物導引虞主祔太廟親王南班宗室皆騎導文武百僚吉服陪位設登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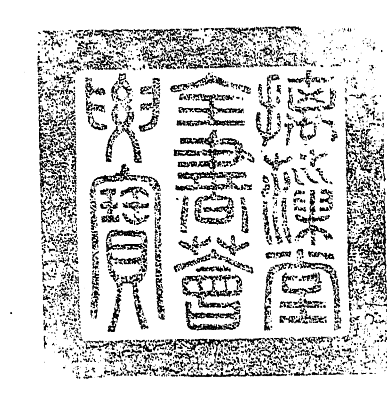
宮駕樂舞其謚冊寶於虞主前陳列至太廟收奉於冊
寶殿其虞侠祔廟畢赴太廟冊寶殿權行安奉
紹興七年徽宗及顯肅皇后祔廟有司言今梓宮未還
乞依景德元年明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太
常寺言檢會山園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於宣德門
外奉辭百僚於板橋奉辭其掩皇堂日奏請神靈上虞
主訖埋重於皇堂隧道次行第一虞至瓊林苑行第七
虞祭畢迎虞主於集英殿皇帝於殿門奉迎百僚於板

橋奉迎至殿皇帝行安神焼香之禮訖次有司行第八虞至第九虞祭畢皇帝行卒哭之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垂拱殿祔廟日自集英殿導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虞主至太廟行祔廟之禮於故事即無該在廟門外埋重之文今來欲比附故事於祔廟前擇日自几筵殿迎重於報思廣孝觀權行安奉是日皇帝先次几筵前焼香如行宫之儀畢還内次宰執宰百僚焼香畢退禮儀使宰合迎重有司奉迎詣本觀俟時奏請神靈

上虞主訖埋重於本觀利方次太常卿行第一虞祭夙
興第二虞祭已後每日依禮例行一虞祭至第七虞祭
畢迎奉虞主還几筵殿日百僚於行宫門外奉迎至几
筵殿門皇帝服履袍奉迎前導虞主升殿畢次詣遜位
行禮訖還内次有司行第八第九虞祭至祔廟前二日
皇帝行卒哭之禮祔廟前一日皇帝齋於内殿有司不
奏刑殺文書至祔廟日皇帝自几筵殿導虞主至行宫
門外奉辭畢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

訖以次行祔廟之禮今來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而後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宫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悅祖

謄録監生臣康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四十八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一

歴代樂制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云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尚矣黄帝作咸池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

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又云池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咸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律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之如字古本多作徵大音泰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充其聲自然呂律以滿

天地之閒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僨方問反司馬云敗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瞿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用也阬若更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兌徒外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闡諧其名

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于有窮常在極上注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迷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倘敕黨反一音敞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倚於綺反槁古老反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知音智齊才細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

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叢才公反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所形樂音洛亦如字布揮而不曳自布耳揮音輝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寧極窈烏了反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稽古兮反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

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遥反本亦作猋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瞿然竦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祟息遂反吾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而愚愚乃至也

少皥作大淵見帝王世紀

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

帝嚳作六英 英謂華茂也

唐堯作大章 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

虞舜作大韶 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磬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舞之蹈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王之胄子國子也 直而溫寬而栗 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五聲律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 神人以和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此舜

廟堂之樂民悦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冕擊以下註見樂器門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鳴球弦鐘籥各自互見笙鏞以閒鳥獸蹌蹌蹌蹌舞貌鳥獸化德相率而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聲之清者樂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率舞則神人和可知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美者音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其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見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耳

夏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為承夏之樂有鐘鼓磬鐸鞉鐘所以記有德鼓所以謀有道磬所以待有憂鞉所以察有說理天下以五聲為銘於箕簴

商湯作大濩湯以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言盡護救於人也那猗與

那與置我鞉鼓猗歎辭那多也鼗鼓樂之所成也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鼗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鼗與鼓也鼗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衎樂

也烈祖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嘒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也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言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於舞又閑習也

紂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之事過制伎巧以資耳目之娛

周武王作大武武以武功定天下也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美善解見上舜紹堯致治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有天下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疏曰孔子之問凡五賓牟賈所答亦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

出象武王憂不得衆心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事戎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子曰唯丘也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萇弘周大夫疏曰恐不

逮事者言欲舞之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其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歆羨此答是也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舞初則然故云已蚤及時事也言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非者以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武法有坐也非武音也者謂非是武樂之音言武王應天順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疏曰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久已子

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鬬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克也凡六奏以克武樂也

正義

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此位鄭註以克武樂 天子者克謂克備言六奏其曲則舞樂克備者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 欲語以作武樂之意

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

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成王時周公作勺勺言勺先祖之道勺讀曰酌勺取也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

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導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人得以有族類也卷音其爰反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鐘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也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

羽龡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而應之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之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蔟陽聲第二者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第四者函鍾為之合函鍾亦名林鍾函戸南及　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第五小吕一名中吕先妣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宫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公先王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

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物動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禮運所謂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能至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

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

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宫用聲類求之天宫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吕中吕與地宫同位不用也中吕上生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姑洗地宫林鍾林鍾上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人宫黄鍾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又辟之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與天宫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吕上生姑洗姑洗南吕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宫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吕凡五聲宫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靁鼓靁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二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康成謂靁鼓靁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

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縱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

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

太師摯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莫食凡四食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衛靈公將之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見平公公享之靈公曰今者聞新聲請奏之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聞之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音摯干而下至遁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以不能諧

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待擊鼓乃作周禮太師

職曰大祭祀師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鐃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黄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節拊也以韋為之實之以糠王云輔相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為優獶乃刀反獼猴依字亦作猱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

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與如字鏗苦更反鏘七羊反又七衡反文侯曰敢問如何欲知音樂異意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當丁浪反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朝覲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玩又作翫音五換反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詩云肅雍

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易以豉反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虡椌苦江反柷也楬苦瞎反敔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翟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横充也謂氣作充滿也號胡到反横古擴反充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聽磬口定反疆居良反不是字疆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介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

最濫力敢反　鼓鞞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歡動或為勲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以聲合成己之意

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莊暴齊臣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庶幾近辭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歟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臣請為王言樂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慼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以放鄭聲盖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

聞鐘鼓管籥之聲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
頀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
已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姦聲淫樂爲可恥而戰國
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爲可好葢世變於是
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古樂絕響而聖
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翫之猶可以得流風遺
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

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為娱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懽喜合殷勤非此和説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

二世然之

右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其素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説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説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既進邪説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哉

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事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

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鏗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歌樂在逸詩）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叔孫通所奏作）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姬也姓唐山）周有房

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二十人為員

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

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筦更名曰安世樂孝景元年詔髙皇帝廟奏武徳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徳舞者髙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巳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髙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葢樂巳所

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此至哀帝而罷之采詩夜誦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謡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諷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吕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

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

所祖述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廼上本有娀姜嫄卨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泰伯王季姜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名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

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

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窈眇

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圜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二人皆黄門鼓吹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論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

未成宋曅等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

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時鄭聲尤甚黄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為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

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别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渝人並趫捷善鬬與之定三秦因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渝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

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晉灼曰邡音方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二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别柎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别柎皆鼓名也柎音膚主調篪員二人師古曰篪以竹為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琴

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等瑟之縄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柱者弦縄言主糾合作之也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

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獅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楚樂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疑是䕺韋昭曰銚國名音銚師古曰韋說是也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銚音姚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挏音動馬

略味如酒飲之亦醉故呼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湛讀沈又耽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

五年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

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其後
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
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
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
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
宗社稷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
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即凱歌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

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録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令始奏之既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

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宇内治平方外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宗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為之章帝即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

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

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樂器隨月律（袁紀云初隨月律作應鍾）

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求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行謂乘輿出入也）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見之自東京大亂絶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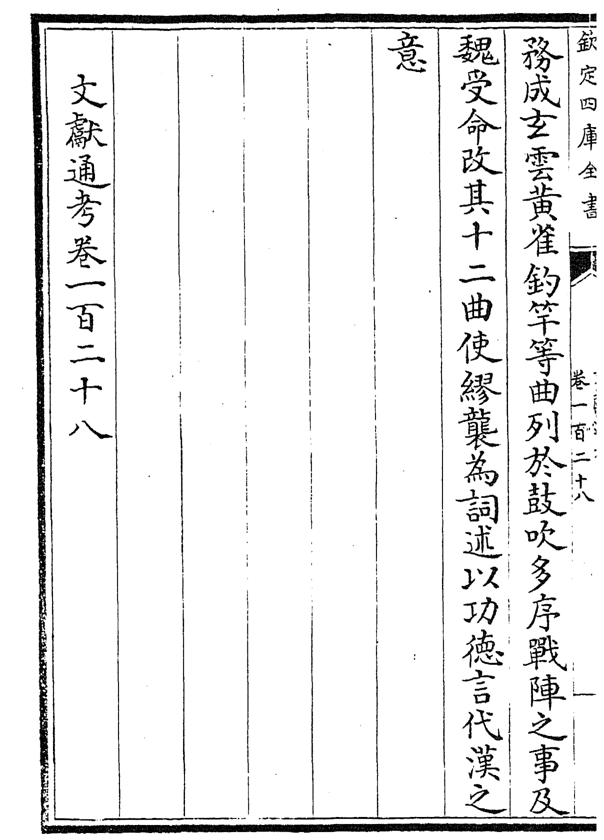
魏武帝平荆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始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

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
舞正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
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
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大
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如故為大
樂大樂漢書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改復
舊於是公卿奏令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

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聖德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

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
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
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
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
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
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
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
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



務成玄雲黄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